

1 4  
1555  
186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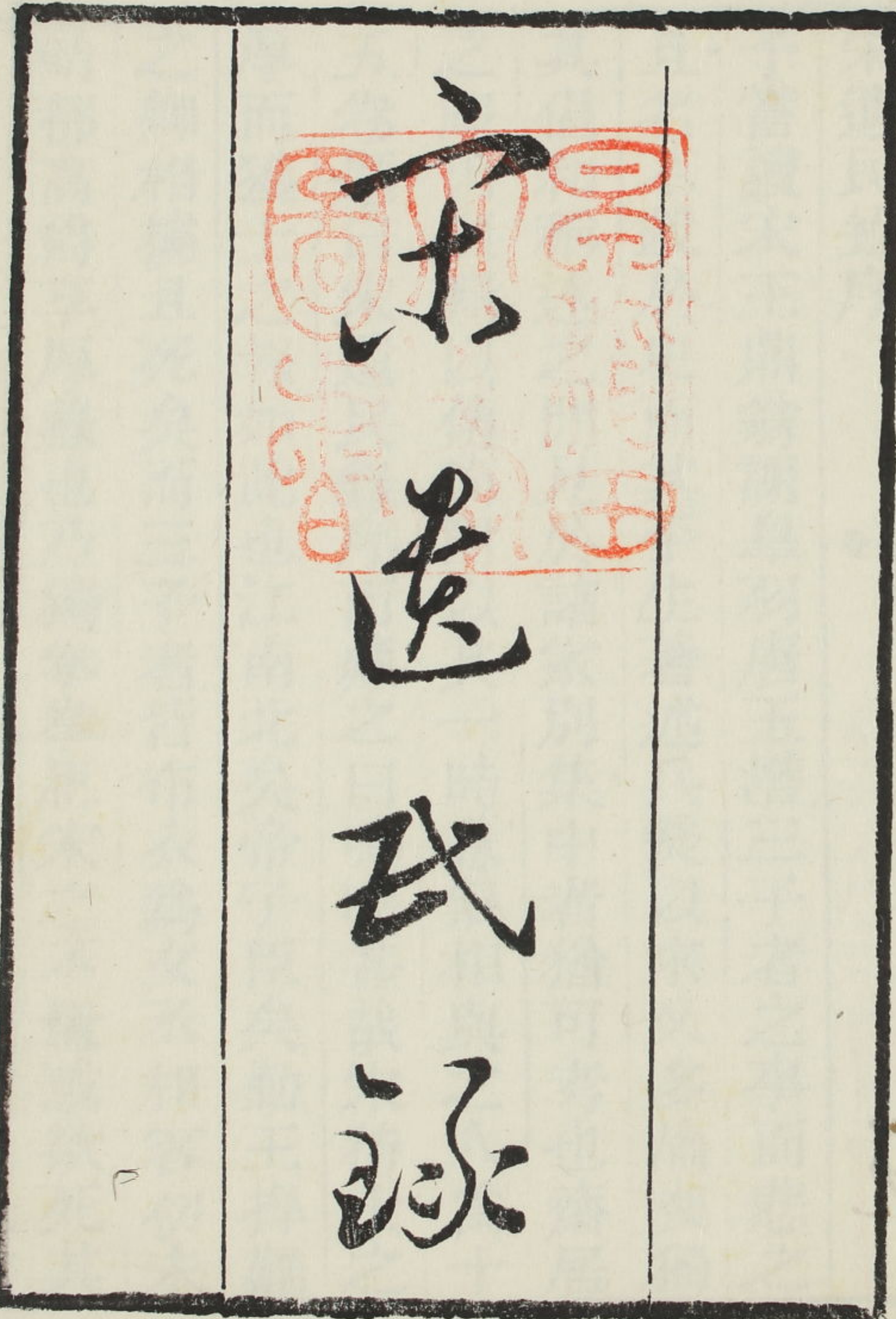


宋遺民錄

遺

民

錄





門 14  
號 1555  
卷 186

宋遺民錄序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末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  
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  
其倡和稱述之閒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  
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  
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  
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  
之卿相攜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  
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



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

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閒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



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  
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  
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  
光耀硤鉤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  
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  
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  
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  
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  
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

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  
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  
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  
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  
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  
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  
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  
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  
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成化己亥



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宋遺民錄目錄  
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謝臯羽一  
謝臯羽二  
謝臯羽三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一

卷王鼎翁

卷第二

卷謝臯羽一

卷第三

卷謝臯羽二

卷第四

卷謝臯羽三



卷第五

謝臯羽四

卷第六

唐玉潛

卷第七

張毅父

卷第八

方韶卿

卷第九

吳子善

卷第十

龔聖與

卷第十一

汪大有

卷第十二

梁隆吉

卷第十三

鄭所南



卷第十四

附錄八

林景曦

卷第十五

附錄九

宋遺事

宋遺事

宋遺事

宋遺事

宋遺事

宋遺事

宋遺民錄卷一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汶稟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校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斬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稟讀之至生祭文丞



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  
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  
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  
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  
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  
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  
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

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  
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  
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書王鼎翁文集後

豫章揭傒斯

予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  
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  
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  
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  
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



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邪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卽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聞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

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



舉對牀共賦感愴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畱中子墳  
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  
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  
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  
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  
赴其一作公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  
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  
廣烏合之衆他所論議狂斐尤多慷慨慙愚丞相嘉  
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

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効忠退復  
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  
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  
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  
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顧至洪於驛途水  
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  
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  
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



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  
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一作郊祁斯  
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  
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一事業  
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蹤子  
胥脫走丞相自敘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  
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  
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  
而大節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

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爲邪或  
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  
邪果欲脫去邪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筮於日曠之餘  
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尚欲有所爲邪  
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  
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  
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  
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  
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



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  
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  
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  
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  
八九惟不芻芻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  
且不及芻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  
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  
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邪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  
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

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劒於鞞曰夫戰危事也  
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  
梁帝朱友貞謂近臣臯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  
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  
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  
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  
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  
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  
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以一作成孝事在目



宋遺民錄卷一  
一  
曉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邪李昇篡楊  
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  
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  
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速禍幾微一  
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  
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  
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  
皓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而聲氣所逼  
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

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  
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  
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  
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  
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  
之愚敢默於後啟手啟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  
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  
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  
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



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  
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  
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魄得返中  
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  
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  
出縱不得留漢廕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  
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  
一傳矣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

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  
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  
簣於泰山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  
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  
四忠待公而六為位其閒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  
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  
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鳴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  
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  
三千年間人不爾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  
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畱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  
捐軀一作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  
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  
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  
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  
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沁園春詞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柰尋春步遠馬嘶湖曲  
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  
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  
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  
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樺一笑  
且醒來盃酒醉後盃茶

書王梅邊遺像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



氣真可與天地閒風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聯挂名於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繇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覩先生風神者尚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豫章胡儼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

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  
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張縣尉舊祠堂記

知不足齋錄補

王炎午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戒其子聖翁曰吾祖考祠於是者暫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菴永奉舊祠聖翁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予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



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當  
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時也禮索祭于祊不  
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索求  
也祊廟門也亦曰待賓客處也彼室也此堂也夫廟麗  
於家也堂室廟門相去跬步者也聖人制禮猶慮神無  
定在使祝求諸室求諸堂求諸廟門外求諸賓客之處  
復求諸遠蓋虛無想像庶幾萬一之遇今張氏望故家  
百里外祖考生於彼歿於彼墳墓於彼而保其神靈必  
來此乎先人臨別之言他事且不敢負矧葬祠重事忍

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與  
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於所嘗  
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  
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  
於洛邑魯公建別廟於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  
朱文公以洛祀文武爲得禮之意漢明帝遺詔無起廟  
孝章以後世世藏主於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唐宋禮令  
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者王珪以祭  
寢廟被劾下至豪門富室貯聲伎藏貨賄列棟連甍猶



以爲隘誰能爲先人專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也  
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  
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  
復於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冀其骨嬴博而魂  
延陵也溫序死節光武命葬洛陽夢於其子曰久客思  
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  
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首丘而  
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顧有  
議其戾於禮者獨不知議之者之於祠祭爲何如也其

世世守之常祀行於家祠歲序拜掃詣菴以祭聖翁字  
某歷儒選將仕矣他時復其家聲易祠而廟未可知也  
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  
墓而老且死者於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  
渡後之臣子也丘冢旣無恙而新祠舊祀入奉出祭如  
此彼晉宋穹陵新廟寄之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  
都汴水之舊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宋遺民錄卷一



宋遺民錄卷二

謝臯羽

謝翺傳

鄞江任士林

謝翺者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饒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侷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窆閒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乘桴之歎則



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噉焉食歌闋  
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  
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  
顧盼悲不自己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  
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若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旣客浦汭往來桐  
廬人翕然從翺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  
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

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  
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大足歷燕魏趙代  
問遺事故迹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  
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  
充入覆相持解不去憎聞翺翺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  
无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  
人也曰懇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  
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邪初翺無恙時  
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翽曰死必葬之作許  
劔錄迨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  
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  
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數日信矣哉其  
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蒸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  
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  
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翽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金華胡翰

謝翽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翽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  
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翽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  
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翽匿民間流離久之  
閒行抵勾越勾越多閱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翽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  
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  
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歛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巖光  
釣臺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  
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嗚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  
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  
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劒錄及躬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  
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宐  
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  
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上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  
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貫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  
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威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  
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金華宋 濂

謝翱字皇羽福之長溪人後徙津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侗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聲運梁楚閒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

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祕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拔峭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口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癡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卽屬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子陵臺南以文槩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

無挂劔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劔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劔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託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潏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閒集



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做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朔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聞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到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之任先生云

謝君臯羽行狀

浦江方鳳

君諱翺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辯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行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開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畱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



規柳及韓嘗欲做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  
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  
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益取諸潮汐  
嘗為許劔錄嘅時降交靡者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挂劔  
者思集同好姓氏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游作亭立  
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游跡非勝絕處不到如鴈山  
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  
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  
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

仙華岩小爐峯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元英

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冢壑所為橐臺南甲

午寓杭遣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與能文詞

者往還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出睦

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於是距生年已酉宋理

宗淳祐九年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

婺睦閒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

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吳思齊睦

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鳳與幼學



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  
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  
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槩殉兆在故居舍  
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卽其地從初志  
作許劔亭伐石表於墓曰粵謝翺墓蓋君嘗入剡見戴  
顛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字仲恭  
浦人志壙其從孫  
貴以門人虞而歸葵祠之月泉君遺槩在時舊所為悉  
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  
贊一卷楚詞等芳草圖譜二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

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  
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辯  
歷代詩譜未脫橐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  
憶君始至時畱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信公望天末共  
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異生兄弟不忍  
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  
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  
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予子肖俱嘗  
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



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  
能無痛乎姑述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以俟後世君子  
友人方鳳謹述

詠霜葉寄謝臯羽善夫

方鳳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為詩者色霜乃畫之師望  
似醉鄉近疑猶花事遲停雲俄在念倚杖未歸時

呈臯羽

依依蓮社客斗酒共相酬臭味語中得榮名杯上浮世  
情餘百變吾道合千秋肯信張平子窮居但四愁

贈友人謝臯羽

鄧牧心

我在越君在吳攜書邀我遊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憶  
一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與君攜手西湖上相  
思空誦停雲詩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樽酌黃土浮  
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見陳實連  
騎東來踏春色湖邊千樹花正繁莫待春風吹雪白有  
酒如澗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長醉不用醒何  
必千秋萬歲名

酬謝臯父見寄

南劔人

林德暘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掀我舟  
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自言  
招客星寒川釣煙雨風雅一手提學子屢滿戶行行古  
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  
越落日冬青枝

過謝臯羽墓

金華黃潛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閩音滄  
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弔謝翱文并序

會稽楊維禎

子讀謝翱西臺慟哭記為之掩卷歎曰嗟乎翱以至誠  
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知其為廬陵公慟也吾  
以翱慟夫十七廟之世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墜也  
蓋是慟即箕子過故國之悲魯連蹈東海之憤雷侯報  
韓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楊璉發  
陵事翱又有陰移冥轉之功嗟乎自箕魯而下曠千載  
有國士風者非翱而誰翱三山人字臯羽自號晞髮宋  
纍者詩似二李文似太史公廬陵客養之拜為弼友至  
正丙申予為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翱冢在



臺之對山因披綦上臺祭以穀酒而又為文以弔之明年僚長魯侯忽都奉治書王公命刻吾文於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輿弗軌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售殺兮天網罔仆哀哀廬陵兮懼此國屯矢靈修以俱逝兮冑眾醜而胥淪廬陵告凶兮敬弔夫子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遽止望靈修於海涯兮念美人兮朔莽天既裂於北維兮地復陷於南柱三百年之統傾兮十七廟其不食叶過橋山之攢陵兮重又懼彼璉毒機不容於一髮兮幸首丘

之遄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坏土之手

植兮指冬青以為徵復骨攢土植冬青木為記自賦冬青引豈予身之後

死兮不碎首以截領也誓冢穿而無從兮天吾慟而莫

之請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與身兮共盡也矢報韓之

夙志兮雖九死其猶叶不瞑叶也巳焉哉嚴之臺兮樓樓

桐之廬兮幽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宛兮相繆邈于

齡以尚友兮登夫子之故丘挹客星其汝鄰兮招桐仙

其汝遊交吾神以若面兮晞汝髮兮陽之陬儼靈衣之

破破兮道夫帝之九州折疏麻以汝些兮靈之來兮秋



秋

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遺憾今得鐵厓賦文傳不作可也廬陵歐陽玄

吳郡吳 植

歲庚子植過浦陽得謝翺西臺慟哭記植既識丁之疏其記矣厥後乃再為之詞以弔翺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為兮逝將誰從歲華晏兮山澤空木石為伍兮參逐蛇龍激狂瀾兮振頽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悵美人兮日遠曷云展兮予悰攀高臺

以慟哭託餘悲於無窮嗚呼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秉志兮世莫窺尚友前哲兮邈千齡以為期嗚呼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

眉山蘇伯衡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劉海島中者五百人古人之於知己義之盡有如此者謝翺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為匹夫之諒而其義槩視橫之客蓋無愧焉予每讀其西臺慟哭記至於招魂輒撫卷於邑夫公奮於運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固將大有為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



山林豈其心哉豈其心哉迺探其情而爲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迴日兮慨以慷何天之不我  
鑒兮而與國偕亡一身子子兮四顧茫茫神之交兮涕  
泗滂

括蒼林公慶

余讀謝臯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  
志也浦陽張丁旣疏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爲文以弔之  
登高臺兮有所思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充兮神  
不外離將爲雲而來歸兮爲鳳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鳳

不再儀擊竹長歌兮子將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爲遲  
江流無聲兮百靈躩踞泉瀏瀏而交咽兮樹蓊蓊而含  
滋子陵有鬼兮爲予齋咨嗟爲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  
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爲止爲天下慟兮下哭吾私吁嗟  
先生兮其使予悲

玉帶生傳

會稽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  
菁謝先生翩翩歿幸歸於予研北籀文紫之衣  
兮云云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宋遺民錄卷二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  
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  
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  
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  
緜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困困外之澤兮日宣於乎  
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既相適罹國難徵  
兵嶺海閒倉黃相失聞謝翱文山客也閒道攜生往來  
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翱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  
石歌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

鳥兮有囓焉食生麋載歌曰魂之化兮囓於火兮魂之  
泣叶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卽  
月泉精舍共修南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翱  
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翱卒益自韜閤者六十年後會  
稽楊維禎氏爲睦李官謁子陵祠南望月泉閒見紫氣  
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與  
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察且爲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  
潤如玉兮堅匪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畱爾亦足銷羣奸  
靜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



迨盜起邗城借隱海上禎資之修鐵史若干卷晚年禎  
客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立於七者寮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天天其年文山氏未及匡  
略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  
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烈之節表出師檄勅虜錄北征  
傳之義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爲死友矣於乎血  
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鐵史豈斯文之託於生乎  
生託於斯文乎嘻

玉帶生歌

玉筍張思廉

鸞刀夜割墨龍尾碾作端溪蒼玉砥花鑽鐵面一尺方  
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繡紫衣  
金星鵠眼不敢現案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榜  
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  
謝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瓦出門去  
冬青樹邊書憤詞天翻地覆神鬼怒九廟成灰陵骨露  
廬陵忠魄上騎箕流落端生何所寓抱遺老人生計拙  
愛把文章寫忠烈霜臺一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晞髮集引

海陵儲 罐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翱臯羽所著翱之出處志行其友  
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翱書殆  
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  
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強隣竊據而有之故食焉仕於  
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  
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  
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異姓以毀冠裂  
裳爲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閒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翱  
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

就者諮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翱徬徨山澤長往不返  
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  
相從之士等死耳翱眞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  
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  
而然哉此集矐鈔於建安楊晉叔家閒閱之作而歎曰  
翱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閒古文則  
直遡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沈湘蹈海之風是  
宐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翱獨賴是集之存  
得翱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







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

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徙留燕至至元壬午午得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

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

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

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

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

而始哭公焉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

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鰓吳楚間始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所記別又後四年而

哭之於越臺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勾越行禹窆開北鄉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唐

珏玉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

潛云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

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

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

本末之先是一日與友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

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

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

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按友人甲乙若丙者



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比其名者隱之以詞號也

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者三蓋節之以禮也

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泖濤鬱氣薄林木

若相助以悲者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云者其乃念家邑喪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

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嚼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古之人有遭讒逆逐者或閔其魂離散而不復還故為詞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翦紙招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過

於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

正或食於味故味謂之鶉火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繫於南化云者以

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配於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

食何向正此謂也歌闋竹石於是相向感暗復登東臺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

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暗歎聲其

或有感而歎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

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

可畱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邏舟者巡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為詩

寄所思者蓋哭始後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



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廿夜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子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

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於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此非真有神助也蓋公之至情達於中正而若有見焉其焄蒿悽愴之著也如此按歎息謂阮步兵者此特援此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

余嘗欲倣太史

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采獨行倣秦楚之際余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思齊方鳳徑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禎為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翺墓蓋從其初志焉子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哉惜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



翺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翺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於中心之憤憤者非翺其誰歟余後翺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翺之慟於後也雖然若翺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惜翺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翺之慟也後之秉

史筆者尚庸考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恆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翺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爲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爲恨或者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旣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皦然大明



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臯羽父所爲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旣屋義激於中而情見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爲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若人之用心也抑又觀臯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

以少慰臯羽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爲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爲詳備文公之將校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臯羽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爲之注釋考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爲吉州司理參軍公適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爲之大息久之娶爲文獻之邦



宋史 卷之三  
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前史官臨川危素  
識

常人之情久則淪淪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  
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降  
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臯羽西臺之哭距  
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  
兼爲臯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  
豫章揭汝識

宋三百年以道爲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  
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  
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臯羽獨不忘臯  
羽之不忘文山由文山知臯羽者厚文山之知臯羽  
臯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  
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臯羽之死久矣  
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  
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閒固不待於記不記然不  
記則臯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臯羽者不著然則  
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邪臨海陳基書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爲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翽旣慟西臺尋卜地於臺之南岸睦人許之作許劔錄及翽死錢塘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人者予嘗合而爲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翽此記雖羈孤山水閒未嘗不慷慨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

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翽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旣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爲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烏傷王禕謹跋



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曾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爲歷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奇之獨竊怪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翱所著登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聞闢則是時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

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玉笥隱居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恠矣翱文與古此記尤類履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爲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冰廳羽臯翁之記至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



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爲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旣壞楚之方與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羽皐之爲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宋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冒其爲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詞豈有俟於後之知也嗚呼翁之爲固不望於後知則詞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焉河東李著

子家有先子手鈔謝皐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

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砢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爲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余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爲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浙源徐贄民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皐父率同志者三人爲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



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述以示予予得肅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臯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臯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為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

當時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臯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

予者矣然則羽臯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助於羽

臯也邪贛上鐫丞直書

延博案臯羽文中俱作羽臯與李著跋同悉仍其舊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臯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臯羽始參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為也未幾國亡而公竟以節死故臯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已志



夕遺民錄卷三  
之不得伸則雖終臯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邪若曰臯羽徒慟公之死而哭之豈知臯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予故書臯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翺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爲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余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

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爲之發揮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翺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蘭江吳沈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廋辭隱語人莫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註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



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有若謝先生翺者痛宋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爲之記其詞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翺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流歟衛人高延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翺時在軍府爲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畱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翺感憤無聊恆往來吳中遇幽閩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翺

真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槩可想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翺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廋隱浦江張丁爲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爲藻繪之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鐫永之

識

案別本豈非天乎重一句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臯羽



其起兵時諮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  
觸物悲慟不能自己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纍又作  
爲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諱豫求葬地  
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  
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廋隱而傳之  
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  
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子仰之企  
之不翅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彝倫有繫於風教

焉文信公爲宋社而死忠也晞髮翁爲信公而慟義  
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彝  
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詠之不已也張孟兼氏裝  
潢成卷旣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於左方亦  
莫非繇忠義而發是則懷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  
可知已豈不爲世勸哉浦陽鄭濤

子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處士墓誌有曰閩人謝  
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  
楚歌聲振林谷意悲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



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誠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  
字臯羽宋文丞相客文公死於義胥與招魂望祭感  
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  
之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予處士乎茲  
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  
志而浦陽張孟兼氏乃能畱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  
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  
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  
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

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  
予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睦馮城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甞  
勉赴難踣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不進之  
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  
山謝先生翽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  
以死翽於蘇臺越臺巖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  
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  
不食死翽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翽



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  
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  
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  
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  
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  
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  
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客於  
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署爲諮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公死之公死九年而翺凡三哭之公於宋爲忠臣翺  
於公爲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翺之心亦不以  
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爲固如此也雖然古人之  
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哭馬陟也阮籍之哭哭窮途  
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  
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旣亡也賈誼之  
所謂可慟哭者將以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  
讀左丘明春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  
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翺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



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儉王翺豈不能效諠陳可憫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鄰之國有如秦之強者翺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翺無所施而徒為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有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濟等皆牽聯得書而翺獨不與焉惜哉括王錡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廉恥之風不忘迨其衰也臣子之慕義者一何多邪文公之盛跡著在當世固不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

往為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嗚呼宋之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因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己之遇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况傳之愈久乎予友張丁乃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吳郡

吳植

字子立嚴州人以處士徵授藤州知州

右文一首粵人謝翺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註嗚呼古稱畸人劔



客策士奇才若翺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此  
等人閱已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  
獨抑鬱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遊  
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哉嗚  
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翺者時事未可知也嗚  
呼翺沒後又幾年天生我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  
天下智謀勇力抵大梁掃故宮電行幽冀隳其九廟  
幕南遁逃穹廬滅迹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之  
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讎胡王之見辱

翺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歟予又聞  
蒙古之臣楊總統者毀宋渡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  
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藥逕寺冬青樹下惜不得  
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翺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  
珏也安成劉夏題

題謝臯羽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萬萬古  
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爲君好斷港馳啼蕙花老  
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昊鄆枕冷秦山秋



海樹不著人家愁晞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修  
紫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汶楸十九春鬼長  
玉雞吐綬闈扶桑

西臺慟哭詩

括蒼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買諛上書期寤主卞和抱玉  
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非狂癡神奔鬼遁  
天地革龍魚貓虎三辰黑黼裳元袞換氎裘鞮唱羌歌  
滿中國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  
管仲歿孤根弱質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

卻吳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關飛霜六  
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  
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  
哭聲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  
銜取南山填北海

義烏傅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  
何人重爲薦溪毛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會蒙相國知杖策轅門知畫諾  
運籌幕府異能爲漳江此日初云別大厦當年已不支  
祇道開邊同所誓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詞懷古悲歌處  
白練如霜賜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  
同心冑學哥舒翰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非舊土  
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  
南上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  
孝之忠臣更有誰遙睇西臺堪墮淚清風穆穆子陵祠

金華潘 闕

渤海高 啟

我峩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  
或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旣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  
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  
迷窮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  
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  
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  
此血淚痕往墮燕山隅一灑宿草根田疇一作橫橫疇  
是孰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豫章涂穎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相獨羈囚  
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翺臯羽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汜  
時從巖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懷憤恥臬卿巡遠往來處  
涕淚秋風別知己山川荏苒變星霜歧路蒼茫暗榛枳  
誰憐宗廟盡禾黍鳳杳龍沈天萬里金鐘大鏞世所重  
喬嶽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  
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徙倚乃知亳社屋竟成  
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闊大運由來有興否

申甫云亡返嶽靈傳巖歸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  
珍重遺編襲組綺羣賢鉅筆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  
嗟予拙樸才力薄高揖清風醉芳醴煙雲浩渺江海空  
徒使作詩傳信史

雲陽宣

朔風捲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弔古登臺惟慟哭  
寒墟隕絕少微星  
鄢郢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  
今日馮虛涕獨零



豫章揭 槃

忠義夙所尚殺身良已悲  
瀟瀟可穿石此志寧有移  
死者既與國哭者將為誰  
俛焉念疇昔五內斯如摧  
高臺曠茫茫浮雲莽西馳  
掩冉蔽寒日於以增所思  
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淚滋  
尚其作青鑑播以為聲詩

會稽唐 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藍田璽  
玉沈厓浦廬陵忠肝一斗  
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  
木落秋日頽有客歌上嚴  
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  
里北魂來不來南風又涸  
灤河水

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  
睢陽季葉孫箋簡能裨兩  
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  
於會試之對讀所

書西臺慟哭記後

謝臯父先生宇宙奇士也  
傷國之亡悼知己之死其  
忠憤之情悲傷之意見於  
西臺慟哭記詳矣先宗達  
學士篁翁所集宋遺民錄於  
臯父之作并諸大家傳述題  
跋之語凡有攸繫者搜輯不  
遺可謂深知臯父者矣率溪  
確齋宗文於篁翁有師生之  
義欲終篁翁之業猶臯父之  
於文山也錄凡十五卷而臯  
父之文



居其四未有刻之者因命工全刻之以助其成百世  
之下欲知臯父者當有賴於此云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後學臨溪程思柔謹識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四

謝臯羽三

宋驍歌騎吹曲序

吳萊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  
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爲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  
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  
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  
封篳篥籃縷以啟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  
國大江以南半爲山海險阻無入之地此天地之氣化



所以極衰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入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

漑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



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奄爲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旣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況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會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數晰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敝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

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常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禮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爲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閒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也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



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閒亦擬  
魏晉未及肄樂府今翺又擬夫宗元者也饒歌自日出  
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邸吏謁故主凡  
十篇云

宋饒歌鼓吹曲

粵謝 翺

太祖嘗徵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證於日為

日離海第一

日離海青瞳矐沃以積水涵蒼穹神光隱豹霧空氣呼  
吸為蛇龍赤雲衣紫霓從吹白衆宿歌大風天吳遁清

海宮

右日離海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宋既受天命為下所推戴懲五季亂誓將整師

秋毫無所犯為天馬黃第二

天馬黃產冀方龍為馬白照夜氣汗雲聲聳野備法衣  
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閨之餘劇以霸閱八姓瞬代謝  
驅祥靈入罟獲皇上帝監於下誓無譁出既禡市日中  
不易買坐明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壺關以叛王師討  
平之為征黎第三

黎之壘彌蒼莽迤壺關屬上黨有雄矯健曰余宿將于  
故之思泣示厥像倚孽狐勢方張辯臣獻議勸下太行  
趨懷孟虎牢計之上爭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  
帝授方略中厥狀獸窮駭突死卒以煬脅從已逮孥肆  
放凱歌回皇威暢太行依吳越讀  
如輩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十四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  
一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為上臨墉

第四

上臨墉戈耀日赫韋指顧流電疾鼻止其魁不及卒其  
魁則頑曰予號自出坐於轅門斧以率歸子往諭泣股  
栗語中其肝至畢述待不及屏沮回適鞠投於燎甘所  
卽皇仁閱下焉如字止蹕魏貅徹竈歸數實獲其棘矢納  
世室

右上臨墉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  
字一句五字



湖湘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賊出軍

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為軍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鳥鷹隼北來龍蛇天矯帝有初命奉致討

臨于荆妖孽既掃胡驅而孕稚入蒼莽以保王旅長驅

颯振槁以仁易暴戒擊剽惟荆衡及郴士如林磔其節

蝨春葩秋陰我有造於南尼心切式敷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渚宮高繼冲懼出迎悉以版籍

來上為鄰之震第六

鄰之震震于戶戒登陴徹守御神威掩至不及拒汭楚

以南菁茅宿莽獻于王吏奉厥上天子有詔侯西楚自

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秦戈鞏甲期韜藏冕

旒當中垂衣裳

右鄰之震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謀六師征之昶至以

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母以酒酹地因不食

亦卒為母思悲第七



母思悲母于歸母聞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土蜀壑茫  
茫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相來小者侯大者王有瘼其  
肌載粟于創畢有下土方歸母于鄉天不女奪朕言不  
忘

右母思悲十七句句五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一  
句五字

劉鋹亂嶺南為象陳以拒王師象奔踈反踐俘  
鋹以獻為象之奔第八

象之奔斯惟迹蹶蹶魚麗駕空雲鳥潰南草浮浮順于

魏貅焚其帑實奔厥陬皇風播平穀霽星辰起皆北走  
唐季以來逆雛來味嶺海肅清無畱後于汴獻囚凱歌  
奏

右象之奔十八句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四字播協畢后

反走音奏

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人眾咸聽  
命為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碼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  
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



始怒額額將臣不憚日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  
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箬羽不飲平取  
其鑄磬平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右誓征二十四句二十三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于道至是以版

圖歸職方為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昔服跼注備戎行帝錫之旆龍鳥章酬  
獻命與胥今上及秦王外臣拜稽首笑頷帝色康畢同  
軌來于梁煜靈奕奕敷重光願止劔履觀帶裳四海臣

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籍其

國封略來獻為附庸畢第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遣進表九門望日旌願  
齒鄒與鄉自達天子庭四鄰凋霸業國除洗天兵皇靈  
暢遐外蜚俗邇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音帝命  
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右附庸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為

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鑣士飽力桴鼓轟騰罕山北餘  
刃恢恢軍容肅穆王畿主辰參後服神繼聖伐功卒扼  
以偏師斷北狄矢藪鳴房蝟集的質子援絕親銜璧并  
俗嘖嘖附于化以安得其屈產歸帝閑四夷君長來稱  
藩籥節夷樂示子孫

右上之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二句句四

字一句五字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竈驅貔貅殿前殺馬祭蚩尤勾陳蒼蒼太白溼  
賊帳夢驚繞營日軍呼萬歲摧太行華畱東抹流電光  
重華繼堯坐垂拱并土再駕無葛疆

回鑾曲第二

建隆親征回鑾二之一

徂暑黎陽車駕歸掃清氛翳兵更衣江都朔雲車駕出



凱歌消冰供尚食都人引領望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沈竈無飛鳥從征鹵簿拜上恩  
太常朝上回鑾表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望氣歸瑤闕星掃茸頭落參伐西人冉冉留紫雲  
六飛擁日歌回軍

遣將曲第三

平荆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  
斬將舉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荆楚  
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  
詔書爲築先臣墓

下劔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  
歸峽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諭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  
天同鬼授契若符坐減朶恩虜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  
饒鼓殿前歌破陣



歸朝曲第四

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鞵道賜帶盤鵬  
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張歸朝親奉表  
勳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為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如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翟茀乘風來闕宮隨  
王劔履朝上殿黃門夜趣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內朝龍

袞當中開雉扇宴罷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宮作湯沐先  
王烝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諭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溼網蟲露家在先朝父尚主真人御極四海歸  
偃蹇不朝稱節度夜持鐵券為爾賜上恩特遣儀鑾使  
神離魄奪取族夷功臣効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儋珪美人姓劉筠侍兒城危搶撥不得力  
雨損鉛華帳下啼擁髻前言馬有幾猶說閨中那問此



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繞城門內蛇死英雄際會風雲奔  
婦人思報羅裳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薄蠶叢土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母恩許歸  
劔閣并門無處所一作辰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子  
汴州道回腸醉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食  
追爾魂鹵簿臨門拜上恩

南唐奉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重瞳子請行慷慨期緩師

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遡風車北首便殿蒙恩引天袖  
臣肝有血不濺衣寸舌欲存建王後奇胸如江湧崔嵬  
慟哭不得天顏回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衣裏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綠夜挂寒不收  
緣此洗藍滄露水外閒學染因得名不省歸朝為國民  
他年寄生產鴟尾空憶宮中烏銜子

邸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諱相見南燒欲載遠遊冠



衛士盜船去不還夢見隨俘上江邸道謁淒涼唯故吏  
自言置邸本先王方物入朝緣此至聞言含咽涕灑江  
況乃園人舊姓龐淚辭嶺海無歸處蒙恩祇向江陵住  
古釵歎  
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殯齊發白煙淚溼樵叟來  
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  
持歸薰沐置高堂包裹恣爲神所將妻兒朝拜復暮拜  
冉冉臥病不得瘥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  
叩頭卻顧祈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雲起如葇  
神龍下宿藕絲孔巨鼈鼉鼉鼓隨赤魚鱗鬣陳旌旗  
海人見此失操網歸對妻兒月下紡自言移家來磧中  
十載秋風潮不上老夫一人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結客行

結客衛京師棄家南斗陞相看各意氣欲取遼陽歸事  
左脫身去豈爲無所爲家藏楚王子手執五陵兒泣奉  
先主令白旄掃天揮鞭屍讎必報函首捷終馳力盡志



不遂以死謝漸離

擬古寄何大卿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聞此來空煙三載脫塵鞅不  
見玉笙音唯聞溪鳥弄西臺憶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視  
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裾攜琴上衡霍元髮向風梳別  
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偶同海鳥夢爲致空中書

哭所知

總戎臨首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  
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喪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舊爲鄰客  
死畱衣物囊空出告身他年越鄉值賣卜有斯人

西臺哭所思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  
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廣惜往日



密真院絕粒示兒宋禮部侍郎謝枋得所作也

粵人謝翺用其語為楚歌以節之其詞曰

漢有臣兮龔勝卒噤不食兮十四日今忍飢兮我復渴  
道閉關兮踰半月幸求死兮得死苟不得兮無術為笙  
兮龍笛燕羣仙兮日將夕風吹衣兮珮蕭瑟駿龍兮寥  
天行成兮緣畢

宋遺民錄卷四

宋遺民錄卷五

謝臯羽四

金華遊錄

謝翺

翺傳云所著有浙東西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也

己丑歲正月謝翺臯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樛翁入邑與臯羽及陳公凱

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似

孫續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聲父子君用不至帝臣



從五路嶺先過門臯羽繼至會宿時馨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卽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雲山房城友葉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宗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旣飯  
諸良久子有之姪復畱飲凝香閣晚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矗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舊樞密潛齋王公塾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勅寶積觀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旛及獻花四木孩俱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爲濯纓堂默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爲松遊亭又入而爲枕流亭觀之前爲臥羊山卽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謁沖應養素二真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



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寓觀中嘗憇茲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乎旣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爲二仙云時詔卿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爲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臯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爲臯初平叱石處予髫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

不在金華洞未云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卽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顛變怪牴牾宛然如羊形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嘗觀中予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在天一其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抵觸意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竝曲池之北岸纍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跛者十三倚而齧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



密跂伏齧乳牴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  
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予曰是  
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爲羊與茲羊之化爲石  
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遊若蛻而休茫乎日  
與之對而汨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  
衆皆岑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啟後之來遊者  
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  
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  
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所繫故不書妙虛石旁有方竹一

取蕭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滅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  
竹畱飲饋王倪各爲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腦  
纔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  
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爲物外亭  
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水激射爲峭  
峽爲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窗王易所書趙元  
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青窗卽故樞密王公之孫名  
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兒子爲子  
使出贅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士於此南華



身遊長金卷五  
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屏間新構小亭名別有天  
地復酌亭上巖屏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  
雲巖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攜琴鼓  
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窮林巨石閒觀丹竈及丹石  
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  
卽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竝其一中斷倒架  
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  
今爲改祠道士伐去曾遊者以爲言丹山而左稍下有  
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

積觀中西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  
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寘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  
取道智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阜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韶卿  
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  
歲郡守謝奕修改創潛齋王埜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  
拏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衢韶卿自同阜羽訪芙



蓉盛大博共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柵詔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菴徐玉汝於盧士安卜肆詔卿臯羽甚欲畱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於妨衆遂行既出城遇抑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畱而相導詔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爲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

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寘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皇舊爲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爲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欄楯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皇山上鳳皇翔之句聯中又以耕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予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皇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



康懿秦國長公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歧徑行五十里  
至金華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  
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真中爲水壺下爲雙龍三石扁  
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  
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顛然而  
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  
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  
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  
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

藏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墓頤水淙淙從  
中出卽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衆東炬揭裳偃僕踏  
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舊臥小舟而入今敞  
漏閣水際旣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  
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  
聲仙珠纍纍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望之  
皎●仙笠懸巖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  
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猫一獅  
子一頭是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斜繞其背首入



宋遺民錄卷五  
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粲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研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櫺三足蟾懸鐘寶蓋如名利講堂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爲滑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祛裏蹙摺皆天成又仙人瞑石方整可臥仙人帽日月二宮復

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鑿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始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卽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沈沈深黑人多不敢復入臯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



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遊者畱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詔卿父子臯羽續古倩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爲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扳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巖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

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啟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啟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綫天旣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詔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髻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忽挂蒼山煙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榎步從飛橋矚石洞厓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



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墓頤急水瀉碧鳴媧絃遡流  
束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擊水穴各夷內景得以炬  
交燭窮幽玄細紋蹙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  
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  
玉爪拏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  
鐘聲鼓能鼓不似松篴知誰懸直櫺斜檻藏涵室短畦  
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畫敗絮留丹鉛中途  
經過最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  
透見秋蟾  
浴海光嬋娟左巖架衣頗橫且疊摺衆皺垂蹁躑自餘

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鑄非鑄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  
石井間潺潺入深踏險思縋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  
可俯心爲掉到此十九歸言遄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  
目故差輕便翻身卻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  
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關卻易進玉筍  
拔地脩而圓宐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藓題新篇同遊  
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睨  
高洞山之顛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  
右壁入深坳如鐵戶限瓊爲楊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



始信非夸傳左爲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  
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歔然脩梁架巖起左右  
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  
一道燭屏內知此明罅從何穿窟深壁峭不可往安得  
插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詞難宣但思  
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僧懷玉同歸西鹿  
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罅坼閒可行林泉幽  
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予往來南北兩山  
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

者長老法鈴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閒之地脩  
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  
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  
一軒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葉  
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塹弱山木抱  
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惠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  
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  
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穆



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賴瓚巖巖上有亭亭之  
西有石筍又傍巖臨溪為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  
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既下  
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審  
言同入城詔卿臯羽續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巖下  
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聲居聖  
傳之蘭溪畱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 過松巖陳粹翁午與臯羽別晚復

兩

二十五日乙巳詔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  
勝遊者詔卿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  
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  
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  
夢未全非臯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跋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葢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  
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



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  
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  
也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  
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  
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諤識

又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黃文獻公潛柳文肅公貫  
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  
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閒握手歛歔低徊

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  
子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  
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臯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宋相文  
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  
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爲  
事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遡  
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餘若陳帝  
臣吳續古等亦皆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其爲此卷夫  
豈易得哉然懼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略述



二先生之行槩於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

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震述

右遊錄一卷案諸家跋語俱無作者主名但云方謝共成之而已愚攷歸髮集臯羽自有遊赤松觀石羊記金華洞占蹟人物記二篇其金華洞記末云友人方鳳既集為行紀志其變怪有差則遊錄為韶卿作無疑矣謝記合三洞所見以類識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十七別出機行與此不同而形容變怪物無遞形則一也允宜與方紀竝行而篁墩遺之惜哉至石羊記韶卿全錄其文不自為記自是行文變化之法而兩人相與之情亦具見於此云嘉慶戊辰十月十四日通介叟鮑廷博識

宋遺民錄卷五



